

■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臧棣：对植物的辨认，源自对生命本身的感受

□宋 喆

宋 喆：您的诗集《诗歌植物学》的整体样貌非常繁茂、壮观，诗名多采用“简史”“入门”“丛书”“协会”等人类创设出来表达众数或整体演进的名词呈现出一部“植物诗典”。诗集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植物。您过往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极高强度的写作训练意识，可以讲讲您决定完成这样一部诗集的最初心意吗？

臧 棣：立下一个默然的心愿，写一部以植物为主题对象的诗集，始于十年前。在此之前，虽然也写过很多涉及植物的诗，但基本上属于信手写来，并不明确写作意识。十年前，应编辑之约整理旧作，准备出一本历年诗选时，发现自己“竟然”写了那么多以植物为对象的诗，因而萌生出了一本植物诗集的想法。也可以说，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书写植物诗学的审美感觉。回想起来，家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母亲喜欢植物，外公精通中医。所以，我能感觉到自己对植物的亲近，源于一种特别的喜爱。

宋 喆：从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植物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以植物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作品却罕有。以中国古诗为例，在山水田园诗和咏物诗中出现的植物多托物言志或季节象征，是一种为诗人抒情达意服务的具象修辞，最终托出的都是人情世故。但在您这部诗集中，植物/大自然是大于人的，“人生的苦痛有多抽象/它的样子就有多具体”（《莜萝简史》），人好似成了草木的注释。您可以谈谈这种诗歌传统以及您想在作品中呈现的自然观吗？

臧 棣：其实，就中国的诗歌传统而言，以植物为隐喻的诗，还是渊源深厚的。《诗经》里的植物何其美哉。《关雎》中就有这样的神来之笔：“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古典诗歌的书写中，植物作为一种言述的托物，其审美功能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并不能完全归之于一种修辞媒介。在我看来，古典诗歌的植物书写，非常高级地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文学智慧。古人写植物，从来就不是仅仅把它们作为与人无关的植物来表现，而是将植物作为一种生命的原型来抒写的。以今天的眼光，不管这种抒写是否足够自觉，但它们的审美性是极其高级的。西方古典诗歌对植物的书写也很丰富，但都带有过度的象征因素，因而与人的生命感觉多少有点脱节。但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植物和人的相互关联非常紧密，共存于同一种生命情境中，对植物的感觉提升了共存在世界的体会。

宋 喆：读您的诗作，会出现“修辞的苦炼”

这样的剧烈感受。放眼世界，好的诗人、作家都在尽力更新、拓宽着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方式。完成对字句的创选，是创作者在文本中最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是一种“个人集权”，随之而来的可能会是评判与误解。您如何看待这种创造与接受之间存在的误差？

臧 棣：“修辞的苦炼”，或许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从事书写的人要面对的问题。杜甫就曾坦言过：“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仔细咀嚼杜甫的语气，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听上去，它已涉及创作过程中无限的艰辛，但又是一种自得的甚至自傲的口吻说到这件事的。所以，我理解，诗歌语言的使用，作为一种写作事件，无论它包含怎样的主体的呕心沥血，但归根结底，它触及的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愉悦。如果语言的表达只是为了验证一种“修辞的苦炼”，我会觉得它已有点反人类了。面对写作时，我要求自己既是无限深入的参与者，又是超然物外的审视者。从根本上，我不认为自己信奉“修辞的苦炼”。也就是说，我不是语言上的禁欲主义者。比较起来，我更信任“语言的欢乐”。甚至，我并不害怕我会被误读成语言的欢乐主义者。古典的诗性写作中，“修辞的苦炼”似乎更受青睐。比如，汉语诗歌传统中的“推敲”之说。大的方面，“修辞立其诚”也有助于确立一种高标的诗歌道德。我当然也追求表达的真诚，但也深知修辞和表达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是非常矛盾的。从庄子开始，汉语的意识中已嵌入了“言不及义”的审美警惕，如果再考虑到西方人讲的“美丽的谎言”，我会让自己格外留意诗性语言的道德化。“修辞的苦炼”，说不定也有这样的道德化的倾向。所以，回到你说的“放眼世界”，我在设定我的诗学目标时，从来都更追求如何更新和拓宽“汉语的诗性肌理”。

我觉得，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诗歌实践受误解的原因之一。我和当代很多同行的语言观念，其实也有很大的悬殊。古代汉语无疑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诗歌语言。对我来说，这不会构成任何障碍。但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人，我也能感觉到，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对我们构成的巨大的机遇。说到“个人集权”，现代的表达，在本质上，就是对写作的个人权力的深刻让渡。前提是，我们认同现代写作对独创性的尊崇。按西方的传统，这种尊崇带有浓厚的“祛魅”色彩，因为它相信生命的个体存在是世界的本体。现代的诗性写作，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回到“自我之

歌”（这里，不妨回想一下惠特曼的自豪）。所以，“个人集权”，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其实就是在现代的表达中，“自我”和“独创性”构成了写作的本质。所以，环顾当代的诗歌书写，现在的批评主要忧虑的是，当代诗歌的“同质化”。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不太担心自己会被流行误解和批评困扰，反而时时提醒自己要保持“修辞的敏感”。

宋 喆：我留意到个别几首诗的副题，“仿苏东坡”“仿白居易”“仿王维”“仿杜牧”“仿佩索阿”等，数量虽不多，但很有意思。用现代汉语诗仿古诗、仿外语诗，这中间都存在“转译”这个步骤，您是侧重于哪个方面进行“仿作”呢？另外，古代诗歌对您的创作影响大吗？您的诗歌中也常常呈现出植物的姿态与气节，这一点非常中式古典。

臧 棣：按一般的诗歌惯例，副题中出现“仿某某”，应该是对该诗人在诗体或风格方面的“套用”。我早期的诗歌，有很多即遵例而为之。但90年代后期，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要是古代诗人在当代复活，他会怎么表达？比如，杜甫、李商隐、杜牧、白居易。按现在通行的文学史的描述，这些古代大家应该充满了生不逢时的哀叹，或满怀诗道不古的愤慨。但我的感觉不同，我觉得，这些古代诗人如果真的复活，他们一定会和我们彼此相见恨晚，并欣喜于现代汉语的诗性机遇。他们会大胆尝试更多的汉语表达的可能性，而不是畏手畏脚于所谓的现代和古典的“断裂”。所以，从那时开始，我的这些“仿作”更多的是想象这些古代诗人在我的身体里复活之后，是怎么投身现代汉语的诗性书写的。换句话说，这些诗作，不是对他们的具体的某部作品或某种风格的“仿写”，而是从诗性写作的精神的契合中去感受一种贯通古今的汉语气质。它们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的致敬。古典诗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有段时间，我故意想全然忘记小时候已经记诵的诗句，以避免它们对现代的诗性情感的渗透。但说到底，特别是深谙中西诗学的差异之后，我知道，这辈子只能做一个汉语诗人。

宋 喆：我了解到这部诗集收录的作品写作时间跨度有30余年，就好像您有一个小植物园，在里面不断种植再生的植物，园里永远有新生，您也永远有新认识。当代社会的一切建设基本都是基于人，人们关注科技体验，关注自身利益，关注个人的情感体会，在这种状况下，逐渐出现了“多识草木少识人”这样的反思现代性的生存观点。而“识草木”是难的，尤其生活在城市，我很好



《诗歌植物学》载有古老的基因，回应着世界文学中现代诗的植物学。如歌德的《植物变形记》、梭罗的《播种种子》、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扎根在现代都市的《恋之花》。

奇您如何辨识植物？也可以说，您是如何为这样的书写做准备的？毕竟需要很多知识与细节，才能达到您诗中所言的“信任必须源于细节”（《莜萝简史》）。

臧 棣：我确实有过一个小院子，里面种过各种常见的蔬菜。我自己亲自种，浇水，施肥。所以，《诗歌植物学》里写到的很多与蔬菜和花果有关的诗，都是有生活经验做底子的。对我而言，在情感方面，这个小花园，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一个自己的屋子”有着同等的分量。每种一棵菜苗，生命的关心就诞生了，并很快蔓延成人 and 自然、生命和存在，甚至生与死之间的非常私密的缩影。这中间会有很多间隙，世界的节奏开始变慢，你会静静地思索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形而上的关注会深深嵌入生活的细节中。运气好的话，对植物的喜爱，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按自己的生命节奏来协调他和现代生活

的关系，更意味着一种生命感觉的渐渐恢复。所以，生活中、旅行中，我对辨识植物有着无限的好奇与热情。辨识的方法很普通，有很多草木手册可以做参考。手机的一些辨识植物的APP，用起来也很便捷。不过，说到底，对植物的辨认，源自一个人对生命本身的感受。就诗歌写作而言，写植物诗，确实可以让我回到对文学细节的关注。生命的美好是由细节构成的。

宋 喆：您在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发表诗作，1987年开始刊印、出版诗集，到今年正好40年，40年没有间断，这真是令人敬仰的创作生涯。可以讲讲您写作初期的景观吗？是什么促使您不间断地从事这项创造的事业？在这40年的创作生涯里，您的诗歌主张和追求发生过变化吗？

臧 棣：一开始，好像很顺利。我的第一首诗，是考入北大当年年底，在北京大学的校刊上发表的。责编是我很敬佩的师兄。进校不久，即有诗作发表在校刊上，多少还是有点虚荣满足的。但后来，诗歌的写作并不顺利。我对文学批评或写小说也很有兴趣。在文学观念上，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文学的象征主义者。对其他类型一直有很强烈的排斥。有很长时间，伟大的诗，对我而言，只能是在惠特曼的《自我之歌》、瓦雷里的《海边墓园》、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史蒂文斯的《我叔叔的单片眼镜》之间。想象力的维度已变成了深入骨髓的口味。所以，有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的写作和当代诗的潮流十分脱节。当代诗趋向，基本上是冲着肢解象征主义而去的。我感受到了冲击。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肢解的不理解，激发了我的诗歌斗志。当然，更主要的原因，从1990年开始，我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诗性感觉对我的生命感觉的渗透和召唤。对我而言，诗歌写作远远不止于一种喜爱，更像是一种天性的还原。正如我曾经很喜欢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所说：“诗人是生命的原型。”意思就是，诗人不是一种身份，而是对人的精神肖像的最切实的勾勒。

关于开展二〇二三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展工作的公告

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展工作今日启动。请申请者务必认真阅读《中国作家协会个人会员申请入会审批办法》和《中国作家协会个人会员申请入会操作指南》，按照要求完成申请手续。

2023年中国作协个人会员申请网上申请方式：中国当代文学信息网网址为http://wxk.chinawriter.com.cn。首次申请应点击右上方“注册”获取账号后登录，之前已注册并提交过申请的申请者可直接点击“登录”重新提交申请。请于4月30日前完成网上申请。

根据申请进度提示进入“待提交纸质材料”环节后，下载打印申请表，履行填表人签名、单位签字盖章等手续，按要求准备纸质材料。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申请者，须通过团体会员单位提交纸质材料，截止时间详询各团体会员单位；团体会员单位签署推荐意见、加盖公章后，于5月26日前向中国作协统一报送材料。中央和国家机关和其他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于5月12日前将纸质材料直接寄交至中国作协。

需特别说明的是，文学前辈周立波先生的故乡湖南益阳清溪村正在筹建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正协助征集签名作品，申请者若有捐赠，请在提交的材料（仅限正式出版的图书）中签名并注明“赠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将在会员发展工作结束后将该书转送至湖南益阳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

联系电话：010-64489861、64489864

电子邮箱：zqzghuiyuan@163.com（网上申报过程中如果有问题，请将问题情况截图附文字发送邮箱，会员处及时查阅反馈）。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会员处 邮编：100013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 2023年2月27日

第二届“新芒IP计划”征文大赛隆重征稿

为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促进文学出版与影视生产传播的深度融合，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与芒果TV联合举办第二届“新芒IP计划”征文大赛，面向全球汉语作家、文学爱好者隆重征稿，以期在优质文学IP与头部影视平台之间架起桥梁，共同打造精品力作、传世经典，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芒果TV
学术支持单位：《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作家出版社

二、征文要求
(一) 征文主题
1. 时代旋律：文笔扎实有深度，具备时代典型性、群体代表性，反映积极向上正能量，具备一定价值引导或宏大格局。如反映时代的发展浪潮，或书写时代变迁下的典型人物，或时代变迁下各行各业的发展历程。

2. 历史人文：展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历史文化，展示人类发展的智慧结晶；挖掘历史长河中的经典人物或传奇故事，或从小人物、小切口折射时代进程。

3. 现实生活：立足现实，深入观察生活，围绕家庭、职场、社区或某些特定人群，深挖其真实、动人的故事，或从普通小人物生活变迁折射国家与时代的“星星之火”，或以中老年等不同年龄群体的人生境遇，唤起观众的深度共情，或关注都市人的情绪，捕捉他们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多样化思考。

4. 悬疑反转：立足对某些话题或人性的思考，借助快节奏、强情节、高反转，深度探讨人性善恶、过去与未来，并从中启发观众积极向上善，细分题材可涉及悬疑、冒险、科幻等。

(二) 征文体裁
长篇小说

三、征稿时间与投稿要求
(一) 征稿时间
2023年2月28日—4月30日
(二) 投稿要求
1. 报名参赛需填写参赛报名登记表，并提供作品完整电子文

稿，发送至投稿邮箱mgzxzw@mgtv.com，未填写登记表的作品不予受理。

2. 参赛作品须为作者本人原创，每位作者限投稿1部，稿件请定稿后投递，组委会以首次来稿为准，不受理重复投稿。曾参投去年首届“新芒IP计划”征文大赛的作品，本次不再受理，请勿重复参评。

3. 来稿稿件标题格式：新芒IP计划+作品名称+作者姓名；作品请使用Word格式（限1个Word文档），正文使用4号宋体字编辑，以作品标题作为文档名称，以附件形式发送。不符合上述格式要求的来稿不予受理。

四、评审与奖项设置
1. 大赛组委会邀请评论家、作家、编辑家和芒果TV评估团队组成评审委员会。
2. 评审流程：大赛分初评、复评、终评三级评审，各评审阶段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审阅评议。
3. 获奖公布时间：2023年9月。
4. 征文大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6名。
5. 大赛组委会向获奖作品颁发证书，芒果TV根据作品情况择优进行相关影视化开发。

“新芒IP计划”征文大赛组委会 2023年2月28日

中国水利文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2月25日，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在京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戌致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田学斌充分肯定了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广大水利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者”，聚力“治水之要”，精心创作更多优秀作品，激发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强大精神力。要抓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聚焦水利高质量发展打造精品力作，加强水利文协自身建设。各级水利部门、各有关单位要把水利文艺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大宣传格局之中，共同营造水利文艺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专家研讨电影剧本《拆弹女兵之铁血军营》

本报讯 2月22日，由北京聚宝影业、北京乐舞飞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起，《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的院线电影《拆弹女兵之铁血军营》剧本研讨推介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及肖裕声、张延扬、柳建伟、贺强、梁飞、傅逸尘、林丽宁、康华、王辉、季姝玲、刘迪、杨飞、周媛、杨勇、赵梓雄等军地专家、学者及投资方、院线代表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主持。

《拆弹女兵之铁血军营》是编剧燕岭向建军100周年献礼的新时代军营女兵系列电影的第一部。该片主要描写某弹药销毁站女军官刘静和她所领导的拆弹分队的故事，在工作中她既要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又要把握拆弹分队的男队员们训练成拆弹专家，并在实战中得到应用和升华。

与会者对剧本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后期影视拍摄建言献策。大家认为，编剧秉持曾经是军人的特有使命感，以艺术形式展现军人根脉，彰显着新时代高科技下的强军梦的思想内涵。作品生动塑造了一个高素质现代女军官形象，展示了新时代军人的气质、风貌、血性和情怀，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强大和保卫祖国的信心与底气。

据悉，《拆弹女兵之铁血军营》同名军事院线电影、网络剧正在筹备中，小说《拆弹女兵》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次研讨会的举办，为更好地提升该系列电影的剧本质量打下良好基础。（王 竟）

诗人刘湛秋逝世

著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诗刊》社原主编刘湛秋先生因病于2023年2月20日逝世。

刘湛秋先生1935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中学时代开始在《进步青年》等杂志发表诗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在报刊大量发表诗、散文、评论、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生命的欢乐》《无题抒情诗》《人·爱情·风景》，散文诗集《遥远的吉他》，论文集《抒情诗的旋律》等。部分作品译有英、法、日、德、意、俄、西、韩、南、保等外文版本。他的散文《雨的四季》《三月桃花水》等曾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合作推进校园文学繁荣发展

本报讯 近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在北京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以文学美育为宗旨，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两方面的人才培养，探索创意写作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注重开展校园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提升语文教学品质，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发现和培养文学新苗。鉴于在文学教育和文学人才培养方面的共同责任和愿景，双方决定在校园文学、语文教育等领域进行战略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双方合作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中小学文学教育和写作人才的培养服务。此次签约合作有利于促进高校、学术团体与中小学校的衔接互补，促进教育观念与教育模式的转变，开创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新局面。（成 峰）